



# 协和百年 正传承于青年

▲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何仲

医史学家西格里斯说过，“与其说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，不如说它是一门社会科学”。医学经常要应用科学的方法，但是最终目的仍然是社会的。医学不是冷冰冰的，应该是有温度的科学，对临床医生而言，他们不仅手握柳叶刀，用精湛的医技去服务病人，更要有满腔的仁爱，用人文的情怀去雕琢自己。对于基础医学、公共卫生、护理学、药学等医学相关专业的学生及从业者来说，科研或实践，同样需要落实到对人的关注上，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、贡献国家。

协和走过了一百年，不仅

在于精湛的医疗技术，更孕育了独特的医学人文情怀。协和培养丰富的责任心、同情心，解决复杂问题和果断临床决策的能力；培养善于反思总结、良好的社会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；培养健全的人格和坚强的意志。协和的育人是全人培养过程，医德与医术、实践与创新能力在教育与互动过程中师生共长。

青年兴则国家兴，青年强则国家强。习总书记常常寄语青年，要“有理想、有本领、有担当”。

时代不断发展，这些理念在协和青年身上不断得到传承与延续。现在，让我们来倾听他们的

声音。

“协和·青年”专栏由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指导，北京协和医学院博学社具体负责，将在《医师报》人文频道首发、《医师报》全媒体平台展现。我们希望通过挖掘、解读“协和精神”，传播“协和精神”，将本专栏办成同行交流互动、服务公众的平台。



关联  
阅读  
全文  
扫一扫

## 超越协和的“协和精神”

▲北京协和医学院 2012 级外科学临床型研究生 孔祥溢

我的硕士导师是神经外科的杨义教授，博士导师是王任直教授。两位老师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即来到北京协和医院，已是三四十年的光景了。从青年研究生，成长为国际知名专家，他们亲历了协和以及神经外科三十余年的发展和变迁。他们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，行医这么多年，最不能忘却的是协和教会他们的行医信念——业精仁爱。我深受感召，体悟万千，作此篇以自我鞭策。

业精于勤，荒于嬉；行成于思，毁于随。协和之道，追求的是业务精湛。协和的名声和耀眼光芒，源于从这里走出的一连串医术精湛、可以让同行和老百姓记住的名字：黄家驷、张孝骞、林巧稚、诸福棠、吴英恺、曾宪九、吴阶平……

这些协和医学大家的相继涌现，曾经照亮了 20 世纪中国医学的大半个天空。协和的老院长董

炳琨对协和的发展与管理有过深刻思考及工作体会，在他看来，这些协和“医圣”们倡导的“三基（基础知识、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）、三严（严肃态度，严格要求，严密方法）”是得以成就协和的最根本因素，因为“三基三严”道出了医学工作的根本法则。

协和的住院医师培养制度之所以被称为“通向医学大师的必由之路”，迄今被医界奉为经典，就在于突出强调知识、技能和素质的有机结合，以“三基三严”为法则，以踏实、勤奋为作风，在临床实践中打造精湛的技艺。

协和的“仁爱”首先表现在敬畏生命，这是医德的底线，是医生的第一品格。健康所系，性命相托，只有懂得敬畏生命，才可能有大慈恻隐之心，才愿普救含灵之苦。

其次，表现为善待患者、勇于担当、无愧于心。老百姓求医看病，除了希望解除生理上的疾病，更希望得到医生的情感关怀。一句温暖的问候，一个真诚的眼神，一个亲切的手势，就足以令人感动。

协和的“仁爱”注重医生的人文修养。不仅是针对患者，也体现在善待同事、合作者，各级医生、护士、麻醉师。单枪匹马是完不成一台手术的；抢救危重病人时，也离不开多专业、多科室，以致多单位的协调合作。

手术台上，医者应该沉着应

对、镇定自若、稳如泰山；而呵斥或埋怨助手和护士、摔扔器械、唉声叹气不会是一个高明的大夫，也肯定出不了高质量的手术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唯一具有普世一致性的行业就是医疗，无论走到哪里，医疗所遵循的规矩相同，所怀抱的志向相同，所追求的目标也相同。医患之间、为医同道之间当同舟共济，“不得多语调笑，谈谐喧哗，道说是非，议论人物，炫耀声名，訾毁诸医，自矜己德”。

风雨韶华近百年，协和的名声在中国几乎老少妇孺皆知，外界对每一个协和医生的期望值也很高，我们的一言一行，在别人眼中都代表了协和形象。“协和”这两个字形成的金字招牌已无法估价，其意义早已超越协和本身。

在这个品牌背后，蕴含着关于无限生机的想象、救死扶伤和悬壶济世的民间传说、曾经的医学大家的丰功伟绩，它们使得“协和”成为吸引患者的圣殿。而大多数在协和工作的人，因为希望自己不给这两个字抹黑而自律、勤奋，他们拒绝平庸、拒绝二流、拒绝偷懒；他们深受前辈们大医精诚的感染，恪守医德，并言传身教于后辈，形成了一脉相承的气质与精神追求。这亦恰是“协和现象”。

我的两位导师行医三四十年的教育我要常思索为医之风，协和之道。

### 医学·艺术

## 科研之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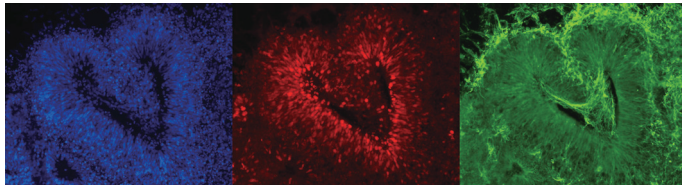
▲南京医科大学 陈瑾 郁秋润 丁林林

通常，科研似乎只是与严谨务实、漫长且枯燥的过程紧紧相连。但在南京医科大学举办的“图说南医”摄影大赛中却是似幻似梦的光影世界。也许你不知道，科研，竟然可以这么美！



扫一扫  
关联阅读全文

### 《“笔芯”，干细胞！》



这张照片是方恺恒在干细胞分化至神经外胚层的过程中拍摄的，蓝色通道是标记细胞核的 ho，绿色通道是标记神经元的 tuji-1，红色通道是标记有丝分裂的 ki67。拍摄的心形形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情景，确实值得“比心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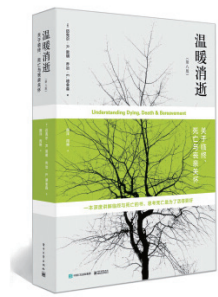
### 《小猪》

五年制临床的大三学生王芸在一次寄生虫实验课上，观察到一张“特别”的教学切片，一片教学切片中展示的猪带绦虫的头节，在显微镜下形状如同一只小猪的头部。这样的记录，何其精彩。

### 医学·哲思

## 温暖的消逝

▲武汉大学健康学院 杨柠溪



生与死是亘古不变的哲学母题。生是万物之起点，有了起点，就必须面对终点。死亡，就是所有生命注定的最终归宿。因为人们本能地渴望长寿甚至永生，于是生与死的思考愈加深入，构成了生死哲学命题的恢弘图景。

提及“死亡”，很多人的第一感觉都是可怕、冷漠、忧伤、避之不及。然而，正如《温暖的消逝：关于临终、死亡与丧亲关怀》这本书的名字一样，死亡应是温暖的消逝的过程，我们应怀有从容、敬畏之态，向死而生，带着爱与暖迈向生命的终点。

作者迈克尔·R·雷明是美国圣奥拉夫学院社会学与人类学教授，教过三十余年死亡

学课程；乔治·E·迪金森是南卡罗来纳查尔斯顿学院社会学教授。作为非医务人员，他们从社会文化角度对死亡予以了重新品读。既然死亡是每个人的必然结局，那么当生命走向终点的时候，我们该如何放平心态，和医生与亲人沟通什么？如何让活着的每一天都有尊严？

这是一本生死启蒙书，详细分析了人们从出生到老年、再到面对死亡的全过程，从时间、空间、规范与角色、价值意义等方面阐释死亡的意义。除了自身如何应对死亡，更从理论和实践角度告诉我们如何去给予临终的亲人最恰当的照护，使他们在温暖中有尊严地离去。

另外，我对书中“平静地面对临终的身体与灵魂”一章印象最为深刻。其中，一些患者的叙事——他们如何忍受疼痛，如何做出治疗选择，临终关怀如何操作，对我们医务工作者和社工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。



主 编：何仲

编 委：

李 飞 王 勇  
刘 欢 徐学盖  
卢 军 王 瑚  
沈淑媛 朱丽筠  
潘梦佳 孙学成  
朱佳楠